

起舞弄“空”影

◀上接 B10 版

飞往海口的旅程是航空摄影的起点

空客380大型客机。

米格29战斗机。

1992年,罗韬第一次乘坐飞机,从武汉飞往海口,这是他与海南结下20多年情缘的开端。那两个小时的空中时光,给罗韬带来无比的震撼:俯看万米高空之下,山川河流尽收眼底,但又如制作精良的沙盘一般转瞬即逝。

那一刻,时空压缩感也深深地印在了罗韬的心灵和脑海中,从此再也不能释怀,这是他走上航空摄影之路的起点。

1997年,罗韬在北京工作两年后,重新拾起了曾经让他心潮澎湃的伙伴——相机。有一次他到首都国际机场接人,去得早了,无聊中突然发现,所站的位置非常适合拍飞机。

从此,罗韬一有机会就开车到机场去转悠,顺着机场南线北线的外围公路,慢慢地走,仔细地找,寻找适合拍照的角度。

后来,罗韬在微博上认识了一位机场航空资深人士魏萌。魏萌告诉罗韬怎样看航班动向,怎样看飞机起落,怎样分辨机型,一般飞机的落地位置和起飞位置。罗韬这才知道了机场的布局设计,知道拍飞机要讲究跑道规律起落方向。

2010年罗韬第一次拍摄珠海航展,2012年则是他第一次出国拍摄航展——新加坡航展。从这以后,罗韬陆续参加过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举办的世界最大军用飞机表演盛会、俄罗斯莫斯科航展、新加坡航展、韩国首尔航展、巴林航展和比利时航展等。每一次拍摄都给他留下了难忘印象。

谈到航空摄影和其他摄影题材的区别,罗韬认为,虽然航空摄影比较小众,拍摄人群也比风光等摄影类别的少,但并不说明航空摄影深不可测。其实它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接触航空摄影的机会:候机时从候机楼往外拍,可拍到机杨内或正在起降的飞机,这就是地对地或地对空航空摄影;登机后拍摄地面,就是空对地航空摄影,而摄影艺术是没有任何时空限制的。

在获得越来越多成绩的同时,罗韬从不吝惜向别人讲述他的拍摄技巧。他常常向身边的人介绍,拍摄喷气式飞机时需要用高速相机连拍,快门时间控制在1/1000s至1/2000s之间;拍摄螺旋桨一类飞机时,需要用低速快门,如1/60秒等,方能拍出飞机螺旋桨的动感;拍摄镜头焦距宜在120mm以内,因为双层有机玻璃有折射,太长的焦距反而拍不清晰等。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航空摄影是人文与历史积淀的综合体

罗韬认为,航空拍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地面上拍摄机场的飞机、空中的飞机,称为“地对地”“地对空”;第二类是乘坐飞行器时向地面拍摄,称为“空对地”;第三类就是乘坐飞机时拍摄飞机,称为“空对空”,“空对空”作品所呈现的效果是航空摄影师所追求的最高拍摄境界。

从“地对地”“地对空”,到“空对地”,再到后来的“空对空”,过了不惑之年的罗韬越发痴迷于苍穹之下的飞机身影。在他看来,每一架飞机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它们穿越云海的犀利身影和撼动人心的轰鸣,都会让他念念不忘。

当人们惊艳于航空摄影的风景,背后的辛苦付出却只有摄影师自己知道。在新加坡航展的跑道上拍摄低角度飞机照片时,暴晒及地面热浪将他的皮肤严重灼伤。在莫斯科航展,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要出发,直到晚上十二点才能休息。机队表演时,为了不错过精彩瞬间,罗韬站在相机三脚架前,常常一连几小时都不敢有任何松懈。

在进行“空对空”拍摄时,摄影师首先需要搭乘一架敞开舱门的运输机到达指定高度。接近两千米的高空,气象条件瞬息万变,寒冷以及风噪都是摄影师需要应对的最基本挑战,同时还要有克服恐高感的勇气,而小型运输机遭遇气流时的颠簸,要比乘坐地面交通工具时大数十倍。

为了摄影创作,罗韬有时会忘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第二次去俄罗斯时,莫斯科下起了雪。后来实在冷得不行,才不得已放下相机与朋友相伴去买绒衣。

罗韬印象较为深刻的一次摄影经历是2018年9月在希腊航空周的拍摄。罗韬认为,航空摄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活,而是人文知识、历史积淀的一个综合体。那次航空展,罗韬第一次将希腊卫城与呼啸而过的飞机放在同一个相框中,现代科技与希腊古典文化代表的艺术融合,极致展现,给所有欣赏罗韬作品的观众带来极大的艺术震撼。

仍在坚持『追飞机、拍飞机』

随着摄影艺术创作年限的增长与航空摄影经验的增加,罗韬越来越多地自觉思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罗韬认为,表面看,这说的是摄影艺术的一条基本规律,但他更愿意理解为,这说的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为了靠得更近,罗韬一直在苍穹之上,进行着抗冻、抗风、抗压以及抗晕机、抗噪音的斗争,为了靠得更近,他越来越深深地潜入于生活之中,吸取生活给予他的无穷滋养。

“我珍视每一次飞上天空的机会,哪怕只是北京飞回海南,沿途也会经过黄河长江,经过祖国的壮美河山,一路俯瞰也是一路思考。”在罗韬看来,航空摄影并非特别高大上、远离普通人的爱好,只要平时在细微处多留心、多思考,也会别有洞见。

罗韬20多年摄影艺术创作获得了许多荣誉,但罗韬最感到遗憾和亏欠的是他的家人。“空闲时间被航空摄影大量占用,没有更多时间好好陪家人。有时候进行‘空对空’拍摄,会让人家人替我担心。”罗韬说。

在身边朋友看来,不苟言笑的罗韬似乎是一个严肃古板的人,但罗韬自己另有一番解释,航空摄影是一门创作,更多时候需要静下心来,让所有的思考慢慢沉淀为新的动能。

在航空摄影爱好者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学生群体,对于现在的年轻摄影爱好者,罗韬认为他们应当以学业为主,不要因为摄影把自己的路走窄了,可以当作生活中的爱好、调剂。前几年,有个孩子加了罗韬的微博,罗韬见这个孩子的微博言语总是流露失望和抱怨,就鼓励他应该阳光一点,告诉他现在拍飞机一定是要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进行。罗韬认为,当今中学生摄影爱好者进入摄影的门槛很低,很容易就能拿起相机而且是高档相机,去任性拍摄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家长一定要做好引导,特别要注意把财力精力,投放在对他们的艺术素质培养上。

今年已经50岁的罗韬偶尔也会起念头:年纪大了,今后可能会适当减少“空对空”的拍摄,想有更多一点时间陪陪家人,也让他们少为自己操心一些。但罗韬总是忘不了日本知名航空摄影师德永克彦所说的一句话:“飞机是美的,无须解释,显而易见。”因此,罗韬仍在坚持“追飞机、拍飞机”。

罗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那个在机场边上看飞机的纯真少年。固